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王天禄

水心集卷五

宋 葉適 撰

奏議

紀綱一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為國豈能盡正盜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

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内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覲以巡守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四裔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黜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是時北狄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

隔之重沿邊之兵攘却其要地而匈奴遯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故世皆以秦之紀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强為失而不以弱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失夫强大之勢易為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内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

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於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繫服單于而臣妾之夫豈蹙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政繁賦重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爭雄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於寤寐喪亂之餘不可動揺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

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奬激虛聲遺號猶為一統海内之具至王導為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苻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為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内侮其事益昭然矣唐用周隋府衛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為强兵内則諸衛將軍外有節度總管四

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於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於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於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之而内地亦皆裂為藩鎮殽亂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内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説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紀綱二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横及其後也藩鎮復不

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居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為名見者不察而以其患專在於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為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知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

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强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庭亦如内地矣葢民困於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其强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為制馭宇内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為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為固也堂奥寢處所以為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内者宜柔使外亦如内之柔不可為也唐失其道化他地為藩

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大不可者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西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於一戰者權任輕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真宗幸大名傅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相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敵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

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自不可動爵禄恩意豢養羣臣狃於區區文墨之中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消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事如姚内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禄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力内平僭偽蕃雄畧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為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末能去者而

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頌功德撰次符瑞為職業上下之意以為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末至而今日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才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内歷代載籍非不粲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於繁文細故加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後已此豈不為大可歎哉

紀綱三

天下之弱勢歴數古人之為國無甚扵本朝者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為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然憤其小醜欲翦滅之立論必扵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為解之然後乃已扵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為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為兩府議論前郤施行舛謬

小人交鬬其間三人遂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為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以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鋭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説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於是財用耗之人才頹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尚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為患在于紀綱內外之間分

晝委任之異而以為在於兵之不彊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内外分晝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洶洶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也以神宗之厲志有為終於舉措衡决變法則為傷民開邊則為生事力圖靈武遂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為强勢而欲因弱勢而為强勢也夫改之與因緜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

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為強勢者至宣和末年掃地無有昔日弱勢之所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為膏肓不可起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圖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氷解雲散一城之地刼制於敵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為守猶且不可况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葢可覩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

道歸於契丹敵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為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畧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羣臣合力功罷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絶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哉此天下之大患所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百言而不能決也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蠭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於是汪伯彦黄潛善無所施為以為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牽運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尹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為鎮撫使于時盜賊充斥偽齊擁挾金

人連兵内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附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疎竟失關陜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守而金肯和者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寄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於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為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唯金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收

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伐自比趙普以為經國之長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大半遷劫之讎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為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於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為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於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於漢中蓋四五十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託臣下為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

已粗見於此然而不明其地則不可以任其人不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内治不定則夫仇讎者誰與謀之今百計裒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次得為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内庭報發承受名為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鈐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内江虚撤沿淮紀綱所立錯謬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為可見之效而陛

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為也方畧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休廢古今一塗轍而已本朝之論則欲私為而私驗之是以頽弊委靡至於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終論一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於出

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今州縣睽睽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樁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㪅零勘合牙契之額皆寛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斂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

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十萬緡盡斥内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内藏封樁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名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

為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為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

之大事也然其爲之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爲常然若此者内以朞月之内盡去民之所患苦外以二年之外兵厲士奮可用之於死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繇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

人臣之任而後朝廷所謂專閫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為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二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寛朝廷下寛州縣而已竭朝廷

之力使不得寛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寛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之兵而寛朝廷今既减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草而内出二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繇郡守攝都統制名舊帥使歸宿衛鈎考其隱冒乾没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罷聲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鋭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厲士而養之將用於

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者兵為民宜其消惰孱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纔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更其弊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譁無動以惟吾之

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内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界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今之廂軍盡隷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子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奈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地令不上教散而

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貴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為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為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警呼名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

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税之正矣州縣寛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斂租税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寛則羣臣有暇而人才多矣不若今之乏也州縣寛則民有暇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才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内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鋭義聲昭布奇策並出不用以滅敵而何所用哉雖然為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内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

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終論三

臣前所謂者皆國門内事也夫門外事難論也自陛下嗣位以來士大夫莫敢有言及門之外者陛下嗣位以後始爭以門外事為言幾成俗矣言門外事既孟浪泛廣多虛寡要而門内事皆不及知故臣欲先盡門之内而及門之外今其將帥不知主名控禦不知地利則措

事而言者妄矣臣請先論女真之始所以得者葢每怪士大夫過於讐敵而甘為伏弱者何也其讐之也謂阿固達尼瑪哈烏珠三人者彼國之雄傑皆古所無有故本朝之被禍最深此大妄也阿固達豪其部中延禧煩擾既過不堪囚執起而自叛此亦常理也不幸延禧政亂未嘗交鋒輒以敗北女真者用其兵食其糧取其遺戈委甲而因收其土地披靡逃遁而坐獲其國都而謂阿固達之雄傑如石勒慕容儁之流以智力百戰屢債屢

起卒以得之可乎阿固達死烏奇邁立不能主令而斡里雅布尼瑪哈分之其後烏珠來江南三人者之奮而我之所以布陣力敵而復不勝者何也自其始入而吾國已空千里無當之者矣彼蕩然而來也夫未嘗與之戰敗則尼瑪哈烏珠何以能獨過於古之遠人而遂取吾之中原如是其酷哉蓋吾上下之人莫有用命拱手譬敵甘為伏弱而至此耳且彼之所欲必得者河北河東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邦昌後以與劉豫又復以歸我張

邦昌不敢抗而吾不能守也退而遷維揚耳劉豫見廢以歸我而吾不能守也退而劃江北淮南耳彼真見吾之不能守也然後取而據之然至於今日猶有不自安之心焉夫過於讋彼而不能自守當其始也乍見駭聞倉皇擾攘容有此論矣今安定久矣然而讋之不已何也故讋彼之兵則精鋭而吾則疲弱然則何不易吾之疲弱而讋彼之精鋭何也讋彼之威令則明信而吾則玩侮然則何不易吾之玩侮而讋彼之威信何也讋彼

之規畫則審當而吾則苟簡然則何不易吾之苟簡而譽彼之審當何也譽彼以脇國人而因為偷安竊禄之計此風俗不忠之人而無有知者方靖康艱難時唯宗澤不平此論如澤未足以見古之立功立事者然使澤得用二聖終不北狩矣固可一戰而敗也葢天下之禍有大可痛者不戰而敗不守而亡此則自古以來未見有靖康者矣不追此議而為可戰之事反謂自古未有如三人之雄者臣謂此論亦自古所未有天地之理久

之不伸必有待於陛下也夫尼瑪哈斡里雅布同出而獨圍太原者一年既破都城盡取中國之輜重徐行而去烏珠生長極北夢寐不知江海舟楫為何物也空行問津至於四明而返使吾之兵法皆盡廢不可用則彼之雄傑誠可信矣使兵猶有法則彼之所為乃喪心失靈狂惑而求死者也何乃謦喪心失靈狂惑求死之人以為古之雄傑皆莫過也哉

終論四

請言金人所以守之者夫阿固達尼瑪哈者其始不過并吞諸部落非素有兼天下之志也契丹久安而政悖一朝起於不顧死命之中屢敗遼人楊朴者因教以稱帝改元至盡併契丹而燕人為之用及郭藥師導以犯闕其後遂破都城而據中原葢晉之所謂劉石鮮卑氐羌皆嘗生長中國奮其雄心公起窺伺而尼瑪哈烏珠本無其志也特以敢於決鬬而二國皆自莫敢較其故臣亡虜相與為之立其國家文法制度參以本朝及遼之大

畧繁劇牽制若乃聚重兵憑堅城衣食嗜好極於精善
非復當時之本志矣始者我以二聖顯仁之故使命而
請以講和好驕不見從酈瓊之叛擁全衆以歸劉豫彼
疑有間且合從困彼也遂急廢之以河南關陜來而罷
兵烏珠再出大敗於順昌柘皐始稍懼我而盟約遂定
且以女真種落而兼中原契丹為之主其勢不順其心
不服而保守至今六十餘年者以中原積怯懦不自振
之氣且無有為天下倡者雖或倡之而居文法牽制之

地亦決不能堅壁而窮鬬故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不惟我之所欲者專在和好而女真之族類亦皆以和為利亮氏弑君殺母志平區夏移都舊汴南渡江淮鼓聲所震水波騰湧然發足未幾而今敵自立於後矣方變昔日之君臣而為敵國又嘗聲以還故疆為言范成大之使湯邦彦之使中間屢較禮文矣自其向者平視我師投袂賈勇及此開隙足以取怒而彼卒不動令歲還入其穴傳聞多端難可信據然而上京蕭條從臣死喪

思燕之樂既而復返此不可誣也然則女真失其故部與契丹之地而以燕為家其君臣上下文法制度所以守其國者皆以中國為法而又顧和不顧戰喜靜而惡動是雖六十年積累之久而與此二國之人終非有手足肺腑之託也其與劉石鮮卑氐羌之初對不侔也明矣然則其事在一戰而勝之耳夫一戰而勝敵之心搖不復留中原當以燕為固耳吾之始一大戰而勝其求中原也固易及其終於勝而不可禦使併燕得之此則

難矣雖然事豈有不難而後成也哉今姑未言其終於勝而不可禦者姑求其一大戰而勝之之道焉勝之之道盡去吾之弊政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決壞二百年糜爛不可通之說真以必死敵之則勝矣若今世之言兵出某策張某陣用某人以立奇功者豈可賴邪在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而已矣

終論五

請言前日之所以謀為恢復者趙鼎書生自附於問學

收拾文義之遺說與其一時士大夫共為內中國外四裔之論此說春秋者所當講也不可以為不美雖然中國之不可以徒貴四裔之不可以徒忽也所謂女真者豈以其講論析理精微之所能致邪張浚之始用也少年狂疎恩信未足以感士智力未足以服人㰱迫強項玩命之將一舉而失關陝蜀之全者幸耳鼎既泛然於事機之間不戰不守敵來則進而拒名曰親征敵去則退而安名曰駐蹕而浚尤為無統光堯四顧無所倚仗

以言孝思之迫切則祐陵之梓宮未歸顯仁之鑾輅未返以言圖功之救寧則治兵講武不休而內外之分決迄無期度於是秦檜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衡入其中堅不可破而鼎與浚均逐矣及乎紹興之後檜死寇動而隆興之初浚專以恢復之說自任號名天下名為忠義自喜者利而從之其實無措手足之地聚兵淮上一則祖述范仲淹之舊説欲與金帥往返以定和議為兩國生靈請命一則欲急合北方大姓故家契丹舊部相率

嚮應以謀大功至其一敗符離師徒潰散人情摧沮異論交興而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力主割地以盟而中原再失望矣浚不成而敗事及其招徠歸正歸明之人散滿內地窮困州縣冗雜銓部至今無根柢者上書論事自謂能知敵情畫策出奇以干差遣而度歲月皆浚所為也蓋浚與鼎乃前日言恢復者之首而其方畧可考矣昔者南北兩立南欲返城而歸北北欲奪地而來南無義之人志念不靖未始不如此為將帥者啗致之而

不敢絶豈真以此為立功實驗哉今南北雖復為兩立之勢而北本吾故都故南之思北也少而北之望南也多大姓舊家常思歸順其理必然無足怪者特患吾威不立而戰不勝耳威立而戰勝可使中原之士奮挺逐寇而迎我然吾之真能恢復者不專在此況於契丹舊部豈可誘致此與童貫用郭藥師伐燕拒女真何異邪浚少年為將相困躓白首忠義不衰而其所經畫者止於如此光堯聖訓謂浚不可用非知人之明哉今鄉曲

之拐士志在邀利取寵復取浚門下已陳之說更互藻飾以為北方之奇策而國信小吏以土物相饋遺竊問厮養而謂得敵密事以相衒耀沿淮守臣思為進用計布心腹於跳河之曹越淮未幾撰造虛事以為間探之明若此者紛然繼踵而恢復之說遂與舉子習程文以媒課試者無異而國事真無所考據矣願陛下一切掃盡勿留聖思力行今日之實事以實勝虛以志勝氣以力勝口用必死之師必死之將必死之士以二年之外

五年之内責其成功可也

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敵以得中原為守而不以備我為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戰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汴郊将何為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

我之不敵耳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馬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為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何謂必進襄陽之出宛洛興元之出秦鳳二者我之所必當有事據中州按關隴形勢之最先古今之同論決不可易者也何謂不必

進從淮以出亳宋大梁地散而難一且彼之所必爭也彼所必爭吾能拒之使不可進而安江南之心其功多而大矣渡海奇事也危道也其進所以取齊也使關洛之事濟四方響答朐山復來則可用矣不然則便而待之耳何謂當守夫建康鄂州非當守也然為國必分内外其四外也其二内也内之不可不置兵皆所以守江南也雖然置兵無多必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合淝最多也興元襄陽其次也建康鄂州又其次也制置司又其次

也不盡二十萬足以滿之矣夫謀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非可以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也必有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攻堅排深之力而後可我以此進彼亦以此進昔者謂彼能而我不能也今無謂彼能而我不能故我能彼亦能盡我之所能以較彼之所能短長相形而勝負分矣一再勝則霸王之資也夫天下之功難成也天下之事難謀也晉宋之間耀威河南常事爾枋頭灞上滑臺虎牢洛陽皆得至焉獨其不合天下之勢

所以南北分裂而南之土地日削既失蜀復失淮復失江北故隋并陳也紹興十一年之前中原之號令猶或可接後始截然矣末年潰亂而諸將亦或有所至今也復不能望見襄盧以北論者方囂然以取中原為希世之事不知中原雖可得北方猶未可圖也况其不能望見襄盧之北而欲坐策中原者乎陛下宜執分畫之要謹命帥臣立為至難不可動之實以對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其人之氣勢而不務出於無備不意以為立說

之觀美而實不可用此則今世謀事立功之始也

終論七

蓋今之所謂分畫者以一當一而以一取其一適得平焉以蜀當秦亦以取秦以荊襄當韓魏亦以取韓魏以淮當梁汴而亦取梁汴也又以沿海制置司不當齊而志取齊焉如是而長江之内深入吳越旁極閩廣而我之所以為國者又當在分畫之外其自守猶為有餘至於人徒兵械財穀而我之所以為是者不待收聚經營

而可以自足則是非必奮於微弱立於艱危以少取大以寡取衆若昔者越之於吳燕之於齊也又非若女真之於遼與我也而又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復讎者我之義則自燕以南其勢易以傾動而從我若是則我於一當一一取一之外又有所為易焉者雖然我之所有亦非彼之所無也我之所易亦非彼之所難也力均者必以力勝而我又有所謂難者自宣和以前以弱勢行弱政百二十餘年矣宣和以後又非止弱而已

我之人氣奪心懾不能自主其命而今也抗首奮勢大正其紀綱欲必以一二年之外五年之内而有大功天下之人或以竊笑或以驚視或以疑之或以非之或以沮之異論四出解體不前且復人才未嘗素練識不足以信其志意不足以行其力則兵之欲少者未必不激其變財之欲少者未必不因其乏此必至之勢而君臣相與之間不能泰然自保以要其成者也雖然事決有不可不然者在陛下深信力行而已蓋昔者其人所行

之事與其人所立之論尚為不遠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今日之論先揣其人之不能行與其勢之不可行而論因以立是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而已自東晉王述蔡謨始有量力度時之論而殷浩諸庾屢謀北方桓溫事力尤盛謝安時會最捷然皆勞民動衆無所成立而敗喪隨之故王述蔡謨之論勝而今世偷惰無能之人竊取其

說以疑亂當世所以國威久不振而陛下欲為之志久而無所為也故臣願陛下究觀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其難易之實解膠固伸攣縮先有以大慰天下之心天下之人方傾耳張目聳動四顧而莫知陛下之說安從出也然後立堅定之論而講分畫之規警策羣臣生其志力以終從陛下之論如射之立的而不使羣臣一前一卻懐詐飾非以疑沮陛下之所立譬如引的自近以成射者之無能也此天下之大決安危興壊之

大端陛下之所先知也如此者定則臣雖微且陋得以其說為羣臣之倡承望聖意而敷暢於下誅賞可用功罪可分而人才出矣

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以為大事者繇兵之為大事而已其舉措為廢興之決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

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而接乎今之異勢異宜而不可用也則古雖善而何益言今者繁密重滯有兵之患而無兵之利然而習乎今之既安既成而不可改也則今雖不善而何損雖然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者也誠使真擇利害以定取捨則雖不必簡易徑省以慕古人之名而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圖而亟變乎蓋嘗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郡國管仲之内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

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為名募名募之法壊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為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内則常憂其自為變而外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強敵無窮之侮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美名不必慕是各度其時之所能行者可以言智矣實患不能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兵之

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四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鋭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强敵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

募也大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戍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强敵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大歷貞元之間節度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羣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

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内者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羣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為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為固則連營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强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

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為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歷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衰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說之俛首以事驕鄰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

而猶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姦雄之心兵制最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録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弱大

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挻化為盜賊斡里雅布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名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

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縻厚禄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强惟所用

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四屯駐兵

敢問四大兵者知其為今日之患乎使知其為深患豈有積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處此者然則亦有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遍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以驅使强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吴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内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

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糜稍惟其所賦功勲惟其所奏將校之禄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剥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葢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

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隷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繫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其為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

削兵食内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漸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愞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跛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强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為也今柰何盡

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闒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所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讎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根本於是厲其民使必鬬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敵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廂禁軍弓手土兵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則為
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
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廪給之者居其
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
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
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戸盡其賦入
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税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
其所趂辦酒税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

矣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隷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令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戰也則雖有百萬之兵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耳世之論曰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然而不能去者不可去也不可去者動衆害事弊未除而亂先作也夫

畏其動衆害事以為弊未除而亂先作此固庸人之常情耳而以為養兵之患無智愚所同知則非也何者誠不知而已知其為患則早夜之所思命令之所出必使之至於無動衆害事可以除弊而不作亂以幸天下國家也豈恣其如此而徒曰必動衆害事哉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寛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寛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為安强以耗國為實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

益陋所守益卑者為遠識以不可舉動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圖其内意行其所難而不實為其所易者何哉

水心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殨

謄錄監生臣王天祿

水心集卷六

宋 葉適 撰

古詩

馮公嶺

馮公此山民昔開此山居屈盤五十里陟降皆林廬公今去不存耕鑿自有餘風篁生谷隧雨斾來岩虚人隨亂雲入咫尺聲相呼四時草木香異類菓蔌腴採新得

崖花結綴成襟裾此亦佳扉宅可對幽人娛何必種桃源始入仙者圖甌閩兩邦士洶洶日夜趨辛勤起芒屩邂逅乘輪車山人老白首名氏不見書我獨何為者拊身念居諸

吳江華嚴塔院贈了洪講師

具區以為瀦吳江以為裨自專一方浸盡納海所遺逝川無發歎麗澤可求師昔人會心地今為魚鳥資飛者自無極遊者自無涯造物不諄諄亦莫分何誰此時余

與子相遇相諧嬉曾觀烟雨外未滿蒼茫思復來秋風後重有騷屑悲不及日月入爛焉墮輪規尚見波濤驚纍然擁丘坻况彼瑣細者蒲菼爭紛披當年吳季子德合無醇疵范蠡之所矜視之渺毫釐末路張季鷹適意亦見推人才非一端事近苦易移常恐後生輩風流日凌遲縣憂公家迫俗陋棟宇卑子將跨大閤對此連天瀰英雄久銷歇枯槁乃光輝置余一榻處析理定興衰

送趙景明知江陵縣

吾友趙景明材絶世不近疏通無流連豪俊有細謹尤精人間事照見肝膈隱忽然奮鬚髯萬事供指準漢士興伐胡唐軍業誅鎮久已受褒封誰能困嘲擯四十七年前時節憂患盡去作江陵公風雨結愁愠昔稱長官貴今歎服勞窘夜光儻無因早晦行自引田園多遯夫未必抱奇藴勉發千鈞機一射強冠殞

送鄭景元

兄弟同升難高材自摧角官多復不記四載禮南嶽一

朝盡室去菲食遭歲惡丈夫軒豁意快縶出鷹鸇忍事得無慚信有古人學建安雖閩壤桂樹美可樂合抱更連理叢生蔭州郭歲月歷悠長根株見齟齬終當作大廈積功在雲壑尚友如此君蒼天未為薄

題賈儼不忘室

賈子好修士躬耕鹿岩阿茂木俯青泉幽處堪逶迤有室淨棐几圖史參前羅獨能取我語標牓相巍峩我語不必記子意故足多物之徇外者迅若横流波當其一

念覺胼胝駐崩渦神丸起痿瘵厚纊還暄和倫類苟通明軌轍寧舛訛但憂所見弱繚如附松蘿輿薪豈不睹奈此斤斧何勿令學高山所至纔獻坡如於衆稊稗洨拾同穎禾雖云善端在坐悼良時過子先發曹掾仁義躬濯磨活人不知數一善禳衆瘥每識飯牛下有作甯戚歌至今鄉里敬墓栢垂霜柯子質復粹美藻火兼佩珂中夜再三歎警策自詆訶未合者參辰已逝者江河所願天爵尊非必貴決科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懲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栢有後艱内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尊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捩

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匹偶然不
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為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隋侯
珠彈射墜埃壒

超然堂

晨興詣曹參使驛傳呼趨庭頭頸屈退歸闔户胥吏玩
過門掉臂不入室宅舍空荒轉頹漏騶僕藍縷常寒乞
此堂豈可更超然乍可鞅掌中怫鬱每憐莊周齊物論
遺詞曠蕩違經律獨稱松栢受正命舜何人哉盡倫匹

萍實浮沉江漢遠劍氣騰擲牛斗出招徠鳳麟已悠緩
琢磨圭璧强堅滔檐孳自貴竭人力起倒相因廢天質
古今問學滿天下分寸毫釐難細詰以玆凜凜觀萬事
口不敢言心自失今朝幸續省倉米且以糜煎飽時日

再過吴江贈倡了洪

回飇掩夾浦勢與黑樓頏連袂上長橋身弱屢見扛笱
無傾覆憂恣横未易當坐定互驚愕師云乃其常有時
氣力雄駕浪拍此邦熟風無失舟小艇來茫茫始悟寡

所諳論改色據張衎小以為大空令事難量玩變不覩微亦乖智之方已矣勿復云聞鍾過石塘

靈巖

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鬢吴人宅沮洳茲山抑其鎮陡起為表著突兀數尋仞樛松頗堅瘦立石乃榮潤兼有千里陂杳靄來遠韻宜乎登椒丘擺落思奮迅吴王末亡時絶色館孤峻歌聲妙欽乃俎品窮蛤蜃援琴固停晷解甲仍轉瞬終歸寂寞人破釜煑枯堇陳迹不足弔

新締何勞問三年姑蘇驛空望此塔近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已吝豪風增春愁興雪損花信聊以壯遊行歸受兒女齸

蓊門

遺壘固藏神希聖非立我斷後輒無前實右即虛左品定賦纖洪義明分勇懦端木語衞文洙泗皆卿佐孔子叙夷齊後進尚嵬瑣從來一大事幾作鴻毛荷知非言所及結網魚受課誰持空空質放縱無不可兹門小精

廬荒寂衆萬過欣余二三子拙力守饑卧楊花安得攬
飛去天隅唖唯有露垂垂滿畦紅藥墮

還華賢良九經說賢良進卷語林等

華君官五世人物樸而重窮經不辭難著論何其勇編
排過百帙裝庋高一冢見聞頗驚訨吟玩自欣悚余本
空疎人咸刺勤遠捧津般俾之讀涉岸滄溟洶誰知畏
浩博敢復議頗冗芄蘭恨柔蔓櫟社嫌擁腫誰令獨管
吹而為衆竽恐楊墨岐路迷服鄭丘林拱四隣黄策子

簡要獲天寵君兮幸持歸卧看雲生隴

齊雲樓

天下雄諸侯蘇州數一二都會自昔稱陪京今也貴奕奕撰重樓岧岧立平地虛景混空蒼罳聲收遠肆闤闠雖散潤欄檻皆堪記向非土木力焉能快髙視湖山西南維江海東北塈紓緩未為愚疎達終多智窮民一宵燈細巧雜紋織豪士三春卉妖麗亂名字侈甚見精誠富餘輕講肄先朝豐豫日應奉稽古義花綱飛入汴石

林鬼浮泗天然造生活始者行賑施王公占上腴邸觀角奇致是邦聚璀璨四顧盡憔悴狂敵誤濡足遺藝等交臂艱難屢省方薄遽虧頓置因循墮和好俛仰銷年歲翻憐井邑蹙又使編氓匱頗云魚蝦微亦已困征稅人生賤苟免所尚剛强氣呼鷹飽何時暴虎怒斯易吁嗟久悒悒胡為長惴惴夜聞踏歌喧激烈動哀思吳俗固捷疾吳兵信蠭利項梁起儺秦子弟奮投袂功成須力到豈必資黠慧寧羨鵲居巢盍如蛉有類未發忌先

聞因詩良自唱

虎丘

虎丘之名歲二千虎丘之丘何渺然衆山爭高隱日月
笑此拳石埋平田雖然培塿疑異物劃開陰崖十丈懸
冢中有恨索遺指亭上無語傳枯禪偏是吳人愛山急
逐面分方誇凭立屋承隋唐良穩稱墨題熙豐尚新濕
松梢莫遺風雨横石盤自添苔蘚澁春來春去吳人遊
足躉層巔踣應泣

北齋二首

頻年寄全吳廨宇雜營保前廳久傾壓後舍皮欹倒常因霖雨後壁壞不容掃跳蛙浴漏豬野彀媚穿杲以兹違色養先還媿親老低頭謾商歌瞪視豁愁抱當身良易足遺後非長道幸今修整畢楹桷正完好晴窓閑晝永夜榻初涼早友朋坐雍雍燕雀鳴草草居室君子後單門固為寶矧伊澤國士敗棟減塗潦繆充使者屬職思振枯槁人之所歆羡未必天能造卷藏姑罷歸盡簡

說剛浩

人情無終極匪陋則求佳寢處既少安游燕豈不懷惟思舊酒務糟醇荒榛埋破瓶聚隆垤新甃連長堦種竹夾趨然移花遶北齋及爾風露清忽感意象諧幽深容浪蘂潤澤長芳荄亭亭兩高梧買自妻門街俟以歲屢寒宵若萬仞崖吾留能幾日齪齪强安排方嫌樹影瘦復慮地勢低世間香味悅每與腥羶偕雅故使鄭淆法語仍進俳俯同侏儒笑但恐好惡乖莫窮有限物徇此

未腐骸

題椿桂堂

九官八士古之良靈椿丹桂後騰芳馮公詩意雖短陋閭里傳誦終難忘君家同生五兄弟短檠伴夜東方啟黄旗兩記張慶闈紵袍三號趨文陛詞華標角人力能科名均齊天所興作堂不須棟梁好但種此木高千層透日垂陰香未歇滿庭車騎同時列更將磊砢替團團留與北風觀壯節

嘉禾莫氏兄弟五人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自紹興庚辰以來相先後登進士第縣以五桂名其坊又自揭所居堂曰椿桂姑蘇通守與余同僚屬賦此詩

贈訥相

柯山訥相醜形模以相獲妍如子都每將氣色較官簿初若搏影終探符劉公實陞提刑丘宗卿加龍圖就中兩説最稱驗余耳所逮非人誣汎言心事依勸戒多假名器煩邀呼君門九重遠萬里求者爭道分榮枯一身

暫寄百骸聚楦彼朱紫誰頭顱子其惜術無浪許恐負西山之餓夫

送鄭虞任赴京西檢法官

春風逝無涯夏潦生未已思君遡江漢行銳業難止事繁絲唾亂神靜魚鱗理前年浙東幕借助獲專美邊頭值閒暇人物盛儲時荒村魚米埸孤戍花藥市雅知足禪味翫世失憂喜但疑柳上白時雜鬚間紫豈非久不遇感歎姑隱几回首舊隆中畦壠長嶷嶷

張氏東園送王恭父得殿字

燕鴻不相須進趨自求便余來君其館乃復當我餞一春三月雨亭樹鬱霧澱絮重𡍅飛揚花蔫堆紫茜縱有百壺清何能一笑遣為郎昔同甲四海初會面凜然抱英特霜宇搏温霰雄詞推落筆一語不可選重來更純粹玉琢金就鍊漢家闌道術四達詒羣彥談經石渠觀會議白虎殿通方要歸宿立異豈夸衒子行若徹罪天意委深眷以其今固辭可信非始戀楚熱宜綿絺峽漲

難短牽回舟泊書林及此未掩卷

奉賦德修西充大夫成都新園詠歸堂二首

浣花烓春溢濯錦絢晴浦成都信繁會此水工媚嫵豈無濠上亭慼步難仰俯誓言違市朝卜宅近幽阻沃沃葵莧畦焰焰棠杏塢朝曦濕淺瀨暮色生遠渚循涯詠未厭引流絡其圃蘋荇依籬樊鳧雁宿庭户長松百里外物象爭渺莽時平乏隱淪蓑笠自歌舞岷江志東向激射走吳楚胡為滯淫之習坎聖所許

我生海旁州古言江來鋪力浮萬頃盡坐識一溜初之
子酌彼源紺潔玉斗酈雅韻舒煩憂逸駕陵超趄詠歸
有何意豈亦歌風乎湛湛遊無梁滔滔濟無桴縱橫洄
伏中暮齒將焉需三間始開闢十畝終耘鋤東西兩莊
舍兄弟相嚖呼緬哉趨前規更作卻後圖顧思曲肱樂
一身匪求餘我獨無家歸羨子鑴自迂

送馮傳之

我乞來荆州足未曾出門明明楚漢迹莽莽風塵昏玆

復罷著書梵譯專討論頽然對白法諸有不得存傳之
京口別歲暮始窮源帆張飛動勢纜繫棲泊痕相顧舉
杯酒醉極沮漳翻儒生慕傑氣赤手誅鯨鯢將軍建實
壘寸覺宜自攢於時雪五尺遣卒問江干答言屈大夫
横肆羣魚吞豈如衛甯蘧舒卷常温温聞此重嗟歎恐
墮禍福觀禜禳用國寶誰能免沈燔要令德性修乃挽
江海渾我今材力盡拙計東南坤尚餘春秋志欲執左
袵奔念子獨奈何葺屋補墻藩梅花一兩折春意到草

根倘見南枝榮折寄隨驚湍

送李郛

蓋代才難看獨手衆參聞見其來久流風莫感元祐時

崛起誰當紹興後嗟君探討窮一生心通文字難力爭

雀啄雪籬閣筆坐蟲吟露草繙書行已輕富貴須臾爾

萬一姓名傳野史只愁垂老絕知音自送青編滿朝市

余之視君尚少年題玉為碈何所賢期君更盡未死日

舉世不信方知天

送喻太丞知處州

喻公策名自先朝奉常冬官始見招何因斂退為泉石可惜垂欲排雲霄處州不城山作堵百嶂千峯自翔舞孤高上頭天一柱中有秀句須公取

送劉德修

羣航弭安流未脫孤帆厄獨扳亂横潰始負衆舟責蟄雷正須時春雨宜滿澤勇夫攻堅退智士倒戈獲去年北闕路永歎出處隅俄欣鳳儀雅緩彼梟博磔猍覆洗

塗糊名和開褊迫一日期萬年倏眒展長策居然西州道千仞斂歸翮鬢髮何用青肝膽元自白古聖豈不勞築此英俊宅誰令閑榛莽回曲用鑾貊天門昳蕩蕩瑤實連蔓摘種玉如有方從今空櫝索

題李君亮義槩堂

分飧人所能多至踰萬億一朝可趣具寒暑三十易古之轑釜者其始益未惜懷哉西方士義重見寡特招呼幾州氓歲歲青蔬食雷聲匕筋動雲涌牀座窄昔我手

行粥今也愆脅力憶汝身自孩又抱兒子喫豈有不足歎幸無嗟來色天為產厥孫文射最高策勞君太史令乞彼峩眉伯出處善知時教訓陶美澤築堂事遺像雅頌鐫衆墨我歌則後矣猗歟綴周什

醫工歎重贈柳山人

柳生洲居濠北邊谿辭質野誰所傳不曾入城行賣卜有問災福須呼船歎我奇疾何頻年其初過清肌凜然已忽腹拒遭拘攣一身盡異形質變恍若土木徒人言

蚤知定性不生滅今安得爾庸非天醫工刃人死無律
妄談標本從何出補勞護弱轉凝聚排寒盪濕加淫鬱
挾風上行闗膈失迸肉縻皮併為一猶云無傷乃餘疾
生雖憐我謬時命豈悟顛倒緣此物彼蒼應有司殺者
授柄於工無乃悖我勞萬事明當休自古零落歸山丘
但疑未死復不活熟視重為諸醫羞餘聰殘明不可留
治命已畢妻子謀執訊空貽友朋憂柳生聽罷掉頸笑
既有主對非吾尤山歌靜夜聲宛轉更著此曲歌中流

宿石門

好溪瀉百壑南北傾萬峯山凡堆阜俗映岸羞為容石門忽秀出老幹蔭渟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衆芳拱崖宅環峒獻奇穠藤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錦茵翠織成照耀無春冬水行千丈高歕薄不可窮更有洗頭盆雲深霧常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邈然百世後末忝騷人風栖栖三羽衣日晏齋厨空之子歇過槳塹洗氛埃胸自歎苦淹留寂寞

不易供嗟我老無用佞山久成翁結廬會昌側埶落魚鰕叢種竹似東葦栽松如斷蓬小兒飣盆盂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代輸助之春

月谷

昔從東萊呂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正見谷中孤月出倒影挼碎長林間憑師記此無盡意滿掃一方相並閒

禱雨題張王廟

夏至老秧含寸美平田回回不敢犁羣農無計相聚泣

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一敬籤卦分明指休證
傳言杯珓三日期注綆翻車連曉暝龍神波后何慘愴
昔睡今醒喜蕭爽人云天上行水曹取此化權如反掌
浙河以東盡淮壖哀哉震澤幾為原願王頓首玉帝前
請賜此雨周無偏

開禧三年春不雨江河淺狹田野皆枯裂夏至秋老
憂不得入土禱於祠山廟期以三日逾夕而雨大降
挿種畢猶有餘澤乃作此詩刻於廟廡建鄞守龍泉

葉適

寄黄文叔謝送真日鑄

建溪疑雪白日鑄勝蘭芳誰知真苦澁黯淡發幽光騎省可正論農卿今則亡懷人坐太息泉竭鼎無湯

往歳詹元善屢以建溪直茶寄余所謂常品甘白者云此侯辣撻葉爾日鑄世以香為貴亦尚白而文叔餉真芽色不白且無香然則物之不偽者豈將悦人於聲色臭味之外耶抑且姑全其本質而已耶

送黃竑

有客家住寶劍窟將身自比夜明簾見我立談盡肝膈
駭視世俗徒沾沾千年豪傑供指使笑撻勍敵如奴鉗
嗟予病衰絕少韻只欲炙背依茅簷勸子持難復居易
呂梁之舟先歷試焦桐邂逅爨下薪良玉磋磨廟中器
誰言怒海鯤鯨惡別有晴川鷗鳥戲心亨習坎行自孚
安流儻寄相思字

淨光松風閣

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白蘋起便有滿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運斤兒執鋸待得三間著此風病叟扶攜上樓去

送蔡夢得

寸步旱黏楫千里脂染輪四國嚴諸侯江沙渺無津翁今去何之緑樹羞鬢銀惟應苦吟徹龍室報以頷珠光比日

和答錢廣文蘭松有剛折之歎

蘭居地之隂藹藹含華滋此本不以剛而為剛者師松無棟梁具何用稼冰雪終風撓長林常恐浪摧折願子比令德一薫容衆蒿笑我非實材千載空獨髙

趙振文傳借琉璃燈鋪寫山水人物一燭發明百巧呈露畫師精妙者不能過也

古稱淨琉璃物現我常寂胡為自爭妍照耀出痕迹坐有求心客駭目不忍看願息終歲勞留作袖手安

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正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冠霞珮朝靈君盧敖善游指天去呂望應招離海濱有書不止問無恙平生懷抱陳案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狐夜短空惆悵

徐仁文先大夫詩卷指其改補鍋八句曰顧有

請因疏下方

江南隱君子琢語冰段清彼美補鍋篇義遠有勸懲烹飪一餉止操持千載成未須誇染指歲晏期曲肱

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澆汝舌移來不周盪汝胸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峯直孰南孰雅喚莫前虛簫浪管吹寒煙

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為熈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後世孫體仁閣以庋焉余為名曰深明

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沈公祕藏百載餘高閣突兀共堆積萬物散聚常橫陳汀花岸草從紛紜

海雲化雨龍正起想象向來悲獲麟

贈二葛友

飛飛下荒村渺渺集蕪城振衣出虹蜺覆簣超丘陵魯衛百世肸夷齊萬年清翻然捨我去東風初渙冰

呂子陽辭蘭谷家園却就石泉精舍

子陽意高希古人文如行空無定雲清明未容詩酒污放曠自許漁樵親故園好木日夜長友逝兄淪不同賞改緑移紅自若何躡磴捫蘿心獨往我昔迷津經上呂

鬬出飛亭壓行路石影參差研匣寒花隂回薄書奩暮
離家十里山轉深琅玕滿地芝成林竹雞睡去月當午
閒聽孫登長嘯音

永嘉端午行

行過橋東峙巖北大舫移家住無隙立瓶叵羅銀僨踴
冰衫雪袴胭脂勒使君勸客親付標兩朋子奪懸分毫
起身齊看船勢側橈安不動濤頭高古來崢水鬬勝負
湖邊常羸豈其數岸騰波沸相隨流回廟長歌謝神助

只今索莫何能為敗鼓攪塲觀者稀千年風土去不返
醉裏究雖空展轉

題掃心圖

大心覺也無虧成小心漚也隨滅生道人常與箒柄行
遇其欻起須掃清世間亦有無根樹又言朗月當空住
劫塵顛倒不自繇只笑本來無掃處

後端午行

一村一船遍一邦處處旗脚爭飛揚祈年賽願從其俗

禁斷無益反爲酷喜公與民還舊觀樓前一笑滄波遠

日昏停棹各自歸黃瓜苦菜誇甘肥

贈朱承務

顛倒八八卦流轉三百六前民此何神占險空屢瀆以

病既當止以年自當休春泥不補裂莫謾任虛舟

尼童何了詵從道一長老六年一日忽捨去莫知

所之或云在天目山詵甚喜將雜落從之可

少助乎

一師今何去天目萬丈雲著我粗袈裟對住大茅君

著存亭

馴烏得食常好鳴靈茅無種還自生魂浮魄散莽何極

耿若有見悲難平山脈迤迤繡峯住墓氣騰騰縷雲去

蛟人抱寶夜出游指點今來著亭處

寄題運使方公祠堂

投村宿店破鞍韉乞鹽放酒心拳拳南荒走遍得痟渴

玉井無藕何縣痊令子名高壓蘇武遲來重覩經行處

追思往事空泫然榜墨尚新墻壁䕶佛幢五丈留衣冠
大書刻記詞辛酸神來正值茘枝熟神去還愁桂子寒
吁嗟嶺民未知禮因君始拜令顔泚從今簫鼓祭春秋
福我如生首長稽

鄱陽董季興往游懷玉山損田入寺為民禱雨
君既道其本末又示山中五章請余賦之然
比來霖潦淹月種爛乃未秧也方幸數日晴
霽爾

懐玉湫龍懶心性六月困眠祈未醒廣文偶來亦同病
買田施食慇懃請誰知領縣春風邊嗔蛟怒鰐腥熏天
須君一念晴雨若遮莫雇僧輸俸錢

改東門出二首

百步鑿新徑千年開舊池值此盈月雨川流漭溟瀰蕪
深草色碧雜卉華衆枝鲂潛警夜躍鷺起衝晨飛我老
皮骨銷扶行歎逶遲安得有遠志畢願藏郊扉
左方擁崇岡昔也重嶙峋自我護樵牧林光稍敷紛與

菊明疎秋墮桃照穠春本求平野立八荒辯燕秦終限分寸珠僧磬通比隣面墻雖養蒙意生豈名身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啟好游者

幽花表窮臘病叟行村墟所欣一憩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塘間縈帶十里餘荒淡各尊貴野徑爭扶疎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歲將晚陡覺天象舒羣帝胥命游衆仙儼相趨龍鸞變化異笙笛音製殊物有據其會感召驚堪輿妙香徹真境態色疑虛無問誰始種此

豈自開闢初至今闞勝賞浩劫隨榮枯兒童候黃墮捧拾紛筐盂熏蒸雜煙煤縛賣傾江湖臙脂醮羅縠絳艷生裙襦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矐以茲媚婦女又可為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王氏讀書室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窮閻矧今治華室山翠湧前除風煙聚景趣花竹成畫圖主人

烏紗恰子弟繡羅襦新裝璽紙印上記開闢初展卷忽有得欣如奏齊竽勉哉造其微勿逐皮毛粗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繼作

季父昔從我寒燈聽微吏强扶瘖聾和誤策蹇跛行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崢嶸宜汝逝不留出門訪咸英大溪逢侍郎折洗心胸清新詩發妙意説盡文字情侍郎蓋代豪平鑾早垂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點化謝瑚

刻涵濡透晶熒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褰裳念數往
歲晏霜雪零

余頃為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凌江入枉浦聊復信所傳化
工何作強耿耿不自憐山山高相映塢塢曲相穿林光
百道合花氣十村連風迎亂駮馘日送交嬋媛天回徂
隂後地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疎附恥獨賢又疑未與
周掩擁欣俱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彫年一省三歎息

十步九折旋詩家詫梅事槁乾陋肥鮮常於寒角曉愛彼明冰懸疎枝澁冷豔小窓露孤妍吟悲為留嗛句喜珠離淵忽兹遇衆甫欲轂軎斷弦無以寄美人千室炊暮煙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

送葛元城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别還草草念子身名兩未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目前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送白酆還蜀

翩翩文若秋江生幽幽詩如寒澗鳴前歲淹徊下巴峽今年憔悴出京城憑問天邊五色羽何事飛來復飛去昔人但苦樊籠悲豈知此日籠無處

朱娘曲

憶昔剪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為隣自言三世充拍戶官抛萬斛嗟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壚否後街新買雙白泥準擬設媒傳歸好繇來世事隨空花

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歎落月西南斜

橋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無復歡歌撩汝翁

回首尚疑帘影在

翁誠之靴詞

西方之人美無度眷此南邑朝陽鳴如錐出囊擬砭國

似璞有價空連城三仕郎官老將及一去郴州喚不譍

朔風吹潮没復湧渡口野梅飛碎瓊

送曹器遠

曹子苦心懷百憂古人逺矣思同流平生未得雄豪力

今日便肯畀微休麻源洞裏㼼葉雨南草市上蘆花秋

十年老語為誰了西望滄江空白頭

送丁子植

婉孌好少年憶昨十五餘割慈避父母遜志親師儒已

上破荒第猶勤見未書平生煙雨外秋浦荷芰初屬官

號高士議政闕慘舒吟情且勿放民隱諒少攄

送方書記兼簡府主

我昔防江之下流獨許蔡子專軍謀未能奏效累絲髪
已復負謗叢山丘小范兵精思慮遠片言坐折羣疑滿
幕僚無過只論功登秩薦賢來衮衮上流蜀接更吳通
桑麻滿里炊煙同鸚鵡洲前長笛曉黄哀蘄怨何時終
偉叔蔡兄來永嘉屢辱投贈於其歸也奉俚歌
為謝兼叙離索
慶歷故家忠惠後性酷喜文疎嗜酒飄風驟雨蛙蚓寂
草玄獻頌龍蛇走古人道大何不容回空賜殖同升堂

若遇韓門覩指畫豈有不在籍湜行水心可憐地如掌

讀罷君詩一惆悵文星今直正莆中去覔掀天無底浪

送戴料院

質如金石堅文比錦繡新利錐亦穎透大樸終還淳憶

昨慨其離早合儀朝紳於今悄復去奈何猶選人西風

管摇落黄菊别有春范范九衢内白汗沾紅塵誰抛連

城富却買徑寸珍世路豈云極念子行李頻

幽賞

禪房理花寞靜與水石會春禽更語默夏日遞明晦
紛然衆竅殊趺坐凜無對

梁父吟 并序

諸葛亮生初平建安時值何董交亂豪傑並爭皆藉
王室為辭知其勢非代漢不已又自量其材非有超
世之度者亦莫能用也耕於荆山之陽以苟免不聞
為事其甘窮約而不厭者將終焉然自是遂與先主
周旋於長坂武林之間使先主得益州而相之立禪丕

制天下之命雖功業不究然秦漢以來可謂人臣之盛未有若此者亮之未没也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日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余讀至此未嘗不太息也使亮終已不遇而抱孫長息以老於隆中者其躬耕之獲豈少此哉何故自親漢魏之勞至令遺恨以死是殆以天

下厚其身者乎當幼孤之際不潔其名處富貴之隆不安其利伊尹周公葢庶幾焉豈與管仲能合諸侯則三歸反坫蕭何保關隴乃賴田宅貰貸以自汙比哉史記亮耕隴畆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余既高孔明之行事而想見其詠歌之思於是追述其意為梁父詞以傳於後使讀是詞者孔明之心猶有考也詞曰

依大麓之遺址兮儲后土之神靈樂天地之休嘉兮皇

涓潔而薦誠集后土之雍容兮剌百聖之禮文卻大輅而御蒲秸兮惟儉德之是崇端一心而燔燎兮卜仁義乎永年刻玉檢而請命兮何事祕而弗傳嘉梁父之草木兮被赫然之寵榮咨梁父之遺老兮悲忽不覩乎穆清維千乘萬騎之雜沓婐姽兮猶彷徨其行聲夫天運之適合兮雖聖其猶莫知彼河之洋洋兮雖美而不濟泰山之椒既風雨又艱險兮乃登封以類告豈其不可一兮伊所遇之獨異也雖伊周之輔世兮曾何足以自

喜喟余生之孔棘兮邈不及夫七十二君日月幽而不明兮遭玄夜之方長競鐵鉞而日奬兮逐亡鹿而裂其髀肩漢氏之為的兮而不遺其餘民余既朴陋而不能謀兮又怯耎而畏兵揞埏埍於盜賊兮何不朽之可幾曾死亡之幾何兮茍亂世以自免幸此土之平樂兮依鎮南之不遠余耕兮隆中地沃衍兮宜稑穜相原隰而下上兮町厥壤之百畝彼二代之民樂兮豈不愛其皆有此偷子腹之獨飽兮視歳行其在酉天既溉之以雨

露兮余又滋之以澮畎禾穰穰而同穎兮或一稃而二米霜露下此秷揔兮余與牧之豎被之雀鼠敗其秉穗兮余與隣之父刈之貢龠合於許下兮尚玉食之萬一俾君父之啟䰟兮相祀事而勿失昔文王之盛德兮奔走商之暴虐蔑君臣而自恣兮吾何用乎此粟嗷晃兮茅蒲衮衣兮襏襫余力耕而胼胝兮藉豐草而一息扣犉角而長歌兮聲中雲門之律歷山巳蕪兮鳥下啄其皃託有莘之臣日以遠兮野老鋤其故泥計其食此兮

月不能一鍾恥一夫之釋耒兮故為無所用於耕嗟聖賢之心兮余或識其微隱余誠遺望不可逮兮復嗣歳之將興

剡谿舟中

浙江大浪如履空鏡湖挾天雨復風我行獨到勾踐國寒溪一溜蜿蜒通蟄龍已卧潭谷底濕螢不照蒲葦叢山林卑陋無栝栢霸氣埋没惟蒿蓬是時初冬未凝沍天地蒼莽日常暮渉江芙蓉不復採縁道野菊誰能顧

饑烏遠雁長追隨夜聞悲鳴朝見飛前村雞犬䕶籬落此復何苦號其栖自傷憔悴少筋骨半生逆旅長太息王家少年未省事扁舟往來何所自百年有意存禮樂一飽未足謀通塞且能對酒長酣歌聖賢有命可若何

新移瑞香舊曾作文忘之因今追憶云

一株當三春名花不易得百年等尋丈不博千乘國野人三十本强賣青銅百應憐跰䠍具若爲薪米迫移栽

向明陽妃媛儼行列土膏合根性功用成宿昔除香出淺紫泣露輕脈脈含愁欲誰訴折去情更惜方求蔽芾陰未受搔擢厄嗟余自羈旅何以慰新客慇勤深夜來少待山月白

送薛子長

藏冰待炎威織裘禦冬霰彼此互有適用舍空屢變蘭菊倚戶出松栢參天見美質不必同偉幹非世使薛生靜而敏器宇絶幼愿能文乃天姿脱穎酬始願衆技逐

高卑雜學徒貫穿趨聖蹊一途任重工自勸古人文已立後世皎難衒媿余莫負荷期子幸無倦

送陳彦羣

雨洗蝗蝻餘凉生癘瘧後今朝江上峯淨失棼霧垢舉觴忻有囑餞我同年友平居多契濶遠别方嗟咎大郡得師儒高文興孝秀雍容入儒雅磨錯見瓊玖衆儒治六學厥志存不朽量空計尋丈汲海論升斗因之入簪組併欲垂篆籀公才賦超卓傑立氣愈厚火宿無餘煙

菓實甘衆口書來幸細評副此頻矯首

題人扇

外德欲晦面目自蔽内德欲耀肝膽畢照二法相除我則有餘穆如清風用之不窮

與英上人游紫霄觀戲述短歌

野水隨路曲東風得木鳴景物已和柔川原倍敷榮茂桑髙旣條細草亦叢生眷言雲外士及此塵中行南臨大阪出波面與心平道旁古精廬黄茅間荆榛會集傾

遠村裳衣自鮮明銀釵揷山丹歌笑喧嚶嚀何以勞比
隣粔籹雜餦餭去年穀不飽白骨今縱橫等為造化役
未究悲忻情歸來日已夕舊徑成溝坑大車者誰子不
寐方宵行死䰟未滿眉擿埴將安程感此良自哂抱谷
非鸘鷞

白紵詞

有美一人兮表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抽
苦心冰花織成雪為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堪嫁

時著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纒頭

王木叔祕監輓詞

美人昔來芙蓉傍山為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處

簫哀鼓悲葬前岡我欲從之似雲出友風子雨游四方

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摧藏

月波樓

下林百菓春自花屋藏汀隂泉著沙光風膩雪誰安惜

繁紅密翠空欹斜愛君樓高出江上百里江山開四向

峻屏森聳遠更寒紋練縈回靜猶浪孤潮夜卷西頭來

海門推出冰崔嵬豈知星河遭映奪只使鸛雀常驚猜

此村風俗淳且魯接樹移花今復古勸君種學化兒孫

不須擁妓呈歌舞

送陳子雲通判三首

周子也復可憐人憂民憂世語轉新每姤吾州何巨福

通判乃得陳子雲

臨餐吐食嗟無餘幽情慘鬱時一舒感君善意過於爷

周子之語良非虛

三月名龍頻鼓鑼喜作小雨恨不多移苗未了君已去更借後福書歸禾

劉全之太守陳子雲通判胡行道知縣永嘉謂其有福周純臣語也

賦董季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髮春復春一朝斂策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骨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雁蕩

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水心集卷六